

林杉

著

香国奇才

吕碧城

山河无恙销兵气，霖雨同功泽九垓。
不是和羹劳素手，那知香国有奇才。

吉林出版集

书馆

香国奇才

吕碧城

林杉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国奇才吕碧城 / 林杉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8
(慢书单)
ISBN 978-7-5463-6620-3

I. ①香… II. ①林… III. ①吕碧城 (1884 ~ 1943)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4675号

香国奇才吕碧城

-
- | | |
|------|--------------------|
| 著 者 | 林 杉 |
| 出 品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瓦 当 |
| 责任编辑 | 周海莉 刘 潇 |
| 装帧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650mm × 960mm 1/16 |
| 印 张 | 19 |
| 版 次 | 2012年5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6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
| 邮 箱 | jlpg-bj@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ISBN 978-7-5463-6620-3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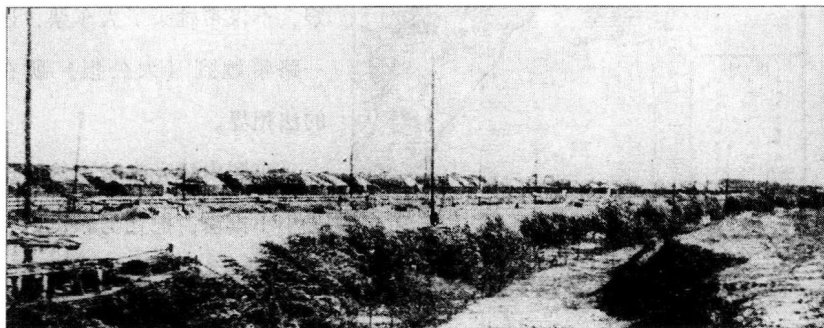
一 新民愿	1
二 大公报	13
三 女学志	21
四 姊妹花	29
五 行路难	40
六 苦与甘	49
七 袁公府	58
八 山水赋	72
九 一字师	85
十 春与秋	99
十一 拜谒闲	113
十二 美利坚	121
十三 进哥大	133
十四 相见欢	142
十五 再出洋	153
十六 欧罗巴	164
十七 戒杀生	180
十八 云衣换	196

十九 梵天行	209
二十 释之责	218
二十一 山光道	227
二十二 槟榔屿	240
二十三 旧时村	251
二十四 珠崖居	266
二十五 病中吟	274
吕碧城年表	282
主要参考书目	297

一 新民愿

公元一九〇四年，甲辰，清光绪三十年。位于渤海之滨的津门大地，又迎来了一个寒冷和迟到的春天。

天上的云和地上的风相互追逐着、厮打着，把天地间搅得一片混沌，太阳躲到遥远的背后，脸上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面纱，若无其事地望着这对冤家不厌其烦的纠缠。



二十世纪初天津盐坨一景

一条凹凸不平的古道铺向远方，浩繁卷帙地连接起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它如同大地上裸露的一根粗大的脉管，注入人类生命的腹地，煞费苦心地去选择自己的生存诉求。

几株枯树，几座泥屋，年深月久地伫立于大道之旁，寒冷却温馨，贫困却平和，炊烟天天照常升起，拖着长长的烟迹，明暗有致、层次分明，



清代天津城乡图

构成一道最简约的风景。虽无美可言，但总是慰藉着人们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天犹未明，吕碧城就逃出舅舅在塘沽的盐署，跳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然而她一文不名，庆幸遇到了天津“佛照楼”的老板娘，不仅帮她买了火车票，还一路带她到《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

车厢内灯光幽暗，然而透过小小排窗，把光与影投射到车轮的脚下，仿佛为那趟列车挑灯引路，轨与轮相亲相爱，

耳鬓厮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洒下一路急促的喘息声。

吕碧城瘦弱单薄的身子靠在椅背上，伴随列车的滚动而颠簸着。她毫无困倦，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盐署，与舅舅严朗轩为“访女校事”那场极不愉快的争执，最终带来的是舅舅的骂阻。她只好让海防署秘书方小洲夫人先行，随后她再去天津《大公报》与之会面。

《大公报》是一年多前在法租界由国人创建的一份书页小报，社址在狄总领事路（今哈尔滨道）工部局对过，由天津紫竹林天主教总管、大盐商柴天庞（本名敷霖）、天津本地大建筑商王郅隆为主，张连璧（字少秋）、樊国梁（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李敬宇、朱志尧、严复等人为辅而合办，发起不久，即集股逾万。该报由英敛之任社长，方守六任主笔，馆务

由英敛之弟英实夫、英粹夫佐理。

英敛之，姓赫舍里，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斋主，又号万松野人，祖上于顺治元年随帝入关。二百年后的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1867年11月23日）出生在北京西郊黑山扈附近的一个村庄，其父靠摇煤球为生，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年少时他常到青龙桥一个茶馆里捡顾客扔下的茶叶包装纸，带回家练习书法。有一天一个道士愿收他做徒弟，他未跟父母打招呼，便随道士进了北京城。在面馆吃饭时，又遇到一个教书的先生，他见英敛之是个可塑之才，转请道士让这个孩子给自己做书童，陪他到各处教馆教书，这便是他改变命运的开始。



《大公报》初创时期

在法租界的社址



英敛之（中）偕夫人爱新觉

罗·淑仲及儿子英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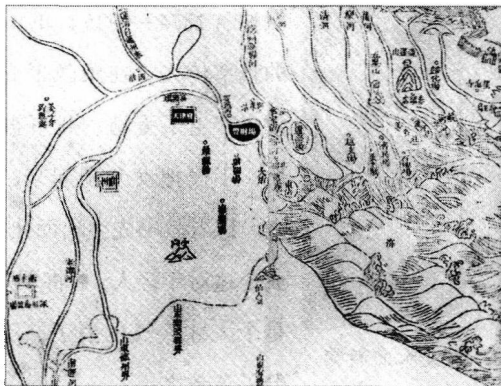
在跟先生教书过程中，他也读了不少书，增长了不少文化知识。这其中有一位皇族“将军”的女儿叫爱新觉罗·淑仲（1874—1925）的，是雍正十四弟的直系传人，在跟教书先生读书时与英敛之产生了爱情。此事被“将军”发现后，不仅把女儿锁起来，还要惩办英敛之。因着教书先生出面化解，劝“将军”成全这对年轻人，“将军”也觉得英敛之是个人才，气也消了，于是把女儿许配给了英敛之。

英敛之婚后不久皈依了天主教，学习

法文并找了一份工作，还能养活父母和妻子。他热衷政治活动，在城里参加了维新组织，还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声援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妻子先后逃到香港、越南，后来又回到云南蒙自做文案，这期间生下儿子千里。一九〇〇年八月经上海回到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因找不到工作，只好又携妻儿到上海，以教外国人学汉语养家糊口。

一九〇一年四月，英敛之从上海回到天津，在紫竹林教堂做弥撒时，他结识了天主教总管柴天庞，此后便有了开办《大公报》的动议。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后，下令大赦维新派人士，看到开列的名单中有“英华”的名字，慈禧太后还特意说了一句：“把那个叫英华的也赦了吧。”从此英敛之就以英为姓，连他的父亲也随儿子姓了英。那可是大清皇太后赐给的姓啊！

然而，对于青年吕碧城来说，她却一无所知。到天津之后，老板娘领她从老龙头火车站下车，住进法租界同升客栈。她即刻给方小洲夫人写信，约其会面，商访女校之事。



清末天津境内吕碧城居住

的塘沽盐场（图中丰财场）

方小洲是江浙人，早在英敛之夫妇上海避难时相识。后来方小洲来天津海防署谋职，便是英敛之为他牵的线，搭的桥。方小洲回南方娶亲，亦是英敛之为他出的川资，由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方小洲夫人在《大公报》馆借住，她接到吕碧城的手柬，无意中被社长英敛之看见，那精彩的文笔立刻将他吸引。紧接着，英敛之夫妇决定与方小洲夫人先到客栈去看望吕碧城，并约她到佛照楼一起用餐。佛照楼（今哈尔滨道四十八号）在法租界，是个二层小楼，光绪二十年（1895年）孙中山北上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时就住在这里。现在看地方不大，那时在天津称得上楼、园、斋的，已是大型饭店了，住宿兼营饮食，非一般人能住得起。晚饭后英敛之夫妇带她们一起到戏院去看京剧演出，散戏后，英敛之又请吕碧城到报馆与方小洲夫人同住。

那天夜里，英敛之夫妇、张连璧到后楼一起聊天，才得知吕碧城的身世与人生坎坷。

吕碧城原名贤锡，安徽旌德人，一八八三年六月^①出生于父亲吕凤岐山西太原任所。

吕凤岐是光绪三年进士，与著名诗人樊增祥同榜，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山西省学政。

母亲严士瑜，是父亲的继室，安徽来安人，生有四女，吕碧城行三。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吕凤岐任满，乞病归皖，遂乔居六（lu）安张母桥附近（汉代武帝时建六安国，封刘庆为第一代六安王，传六代，王莽时被废为庶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吕凤岐因疾发而逝。当时吕碧城才十二岁。因家中没有男儿当家，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早亡，一群

^①除特别标注外，本书正文所涉及的时间均为农历。

亲族以争嗣为由，强行夺其财产，将碧城母囚禁，并以灭门相威胁。母亲无奈，只得带着碧城四姊妹到来安外婆家居住。那时大姐与舅表哥结婚，碧城原订婚事遭汪家退婚，她奉母命跟大姐到天津塘沽舅家居住。舅舅严朗轩在塘沽任盐课司任大使，是清廷设在天津盐政署下一个基层单位的总管，虽官职不高，职权却不小，上管财政税收，下管盐商、灶户的盐业生产销售，自然收入也很可观，薪俸之外，还有不少灰色收入。在后来的日子里，吕碧城一边读书，一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读书的时候，她常蘸着泪水写诗填词，打发寂寞的日子。

英敛之望着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让她把作的诗词写给大家，或读给大家听。吕碧城不假思索，拿起笔来，一首《浪淘沙》从她的腕下流出：

寒意透云帙，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蛇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这首小词写得玲珑剔透。意在象外，象在意中，一个愁字，写出了乡思的苦闷，而“临远怕凝眸”，更凸现了她此时的心境和意境。一晃六七年过去了，她渐渐长大成人，而怎能一个愁字了得？姐姐没有感受到妹妹的心思，更不用去说那个老而无当的舅舅了。

接下来，英敛之又让她抄了一首过去写的词作《长相思》：

枫叶红，柿叶红，红尽江南树几丛，离人泪染浓。

山重重，水重重，水复山重恨不通，梦魂飞绕中。

这是一首自度曲，她思念着美丽的江南水乡，思念着生她养她的母亲，山重路远，音信不通，而那无法拂去的思念，只能在梦魂中缭绕，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循环往复，永无止境。那是离人心上的泪啊！

在场的人被她的诗词感动了。这悲这愁，也让在场的人落下同情而怜悯的泪水。而另一首《满江红》，一改纤弱的儿女情长，却把大家带到家国之难的大境界：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生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闭，如长夜。羈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这是一首弘扬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词，要效法法国的罗兰夫人和爱国者贞德不惜生命，为自由与革命献身，喟叹振兴故国的一腔情怀。

英敛之看后递给夫人淑仲：“碧城是你的同党，你们应该同心携手，共同为妇女命运抗争才是。”

爱新觉罗·淑仲也非平凡女流之辈，在《大公报》发表该词时，以“洁清女史”名义，附跋语特为推荐：



吕碧城（左）与爱新觉罗·淑仲（右）

历来所传闺阁笔墨，或托名游戏，或捉刀代笔者，盖往往然也。昨蒙碧城女士史辱临，以敝簪索书，对客挥毫，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女史悲中国学术之未兴，女权之不振，亟思从事西学，力挽颓风，且思想极新，志趣颇壮，不徒吟风弄月，摘藻扬芬已也。裙钗伴中得未曾有。予何幸获此良友，而启予愚昧也？钦佩之余，忻识数语，希邀附骥之荣云。

英敛之是个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之人，吕碧城的遭遇，令他悲而悯之，尤其是吕碧城的才学，更令他钦佩。他慧眼识珠，当下决定让吕碧城在《大公报》馆留下来，加盟报纸的编务。对于困顿中的吕碧城，此事虽不合自己初衷，却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这样，她在《大公报》留了下来。

《大公报》初创时，英敛之手下并没有多少人马，除主笔方守六负责版面外，他还身兼总理、言论和经营诸端事务，他亲作亲为，因为人手缺少，他把夫人爱新觉罗·淑仲从北京请来帮忙，让母亲和妹妹英迪照顾幼小的儿子千里。

吕碧城初来的几天，英敛之夫妇带她走访新闻、教育界的朋友，熟悉情况，到日租界“河野照相馆”拍照，去“孟晋书社”购买图书，又去“文美斋”文具店购买笔墨纸砚。随后，吕碧城便开始繁忙的写作和编辑工作。闲暇的时候，英敛之还给她介绍《大公报》的社务、编务等事。

英敛之说，《大公报》创办以来，以京津为主，兼及国内大中城市，海外南洋、美洲等地，也设有代派处。《大公报》以书版毛边纸印刷，日出八页，除广告外，每日刊登消息、评论和文章一万多字，在京津地区报纸销售高居榜首。

讲到办报，不能不说他的办报宗旨。

英敛之说，《大公报》旨在打破封建顽固势力之禁锢，以西方现代文明启迪读者。要“开风气，启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反对顽固守旧；支持改良，反对革命；呼吁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提倡西学，反对保存“国粹”。以“大公之心”，“扬正抑邪”，取这个名字，意即用这张报纸为公众服务。



天津《大公报》创刊号

他还告诉吕碧城，一九〇一年三月，他从上海来到天津，认识了柴天庞，柴刚刚发了一笔小财，想用这笔资金创办一种可以发展的基业，那时办报是时尚，利润也不错，于是想开个报馆。柴天庞没有办报才华，而他有这个能力却手中无钱，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商议他负责筹备报务、购买机器，柴负责筹集资金，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到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大公报》终于成功创刊问世。报纸的刊头由严复先生用隶书题写。

吕碧城不负英敛之的厚望，除完成采访任务外，很快写出了一批诗

文。她在《书怀》一诗中写道：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
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
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这是一首观照时代主题的力作。作者虽为妙龄女郎，却对时事大势有洞见之明和特殊的敏感，在当时同性同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她善于捕捉潮流的浪花，直逼时代主题，革故鼎新，独倡平权，喊出“深闺有愿作新民”的高亢羽声。作者文辞富赡，准确鲜活，加之极强的艺术表现能力，使诗作达到很高水准。在年龄、性别、思想、才华等方面，令许多男性也望尘莫及。因此作品一经发表，便迎来一片赞叹之声，和者纷至沓来。

她在另一首《舟过渤海口占》诗作中写道：

旗翻五色卷长风，万里波涛过眼中。
别有奇愁消不尽，楼船高处望辽东。

这首小诗的背景是，一九〇四年二月清廷允许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一场特殊战争，而软弱的清廷不顾国人的生命死活，把辽河东西划为“战区”和“非战区”，自己则采取“中立”，这奇思怪想，还堂堂正正说给自己的百姓。作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舟过海，有感而发，写下这篇叹息国耻的诗作。

“旗翻五色卷长风，万里波涛过眼中。”在中国的领海上飘飞着列强的

五色旗，威风凛凛地去投入战斗。眼看着这万里波涛被列强的舰队所玷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别有奇愁消不尽，楼船高处望辽东。”那种莫名其妙的滋味太让人忧愁了，如何能让人消化得尽呢？只能站在这高高的艙楼上，借助它去观望划为“战区”的辽东这块土地了。

作者题曰“口占”，显然是对这场“战争”的藐视，或者说不以为然。她说出了国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便是这首小诗不小的价值所在，变无为而有为。

所以诗在《大公报》一经发表，又博得国人热烈的掌声，曲高而和者“众”。



清末民初的吕碧城

就连清廷外交部驻直交涉特派员徐芷生（寿春庐主）、慈禧太后画师缪嘉蕙、直隶学务处行政官员傅增湘（铁花馆主）等人也纷纷唱和。傅增湘还亲自接见了吕碧城，表示“佩其才识明通”，“志气英敏”。接着，英敛之又编发了吕碧城撰写的长文《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系统地提出创办女学的指导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和教学的管理方法，并配发了她的四帧青春靓丽的照片，更让世人投来惊羡的目光。

这一旋风般的组合拳，可以说把吕碧城的思想和才情推到了极致。

然而，就在吕碧城声名鹊起，“深闺有愿作新民”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吕碧城的舅父严朗轩出了问题，“因事被劾去职”。在吕碧城回塘沽看望舅父时，她连发两信给英敛之：请为其寻觅学校读书，不然

只好回安徽故邑。

英敛之当夜急召张连璧、刘孟扬（后任主笔）等人商议，研究吕碧城的去留问题。

翌日清晨，在英敛之刚刚给吕碧城回函时，她便从塘沽乘早车回到报馆，她告诉英敛之夫妇：今天是来辞行，不日即南下回里。

英敛之望着站在面前的吕碧城，惊愕地睁大了眼睛。